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音樂到底為我們記憶了什麼？音樂又如何的顯示認同的意義？」

是筆者選擇這個題目的開端.....。

研究動機與個人的所經歷成長於學習接觸背景有很大關係，愈接觸自己所處環境就會愈感受到音樂在族群所佔有的位置及認同上的意義。

takoliyaw，高寮，我的部落。是一個不到三百戶住戶的小部落。在經歷了幾度的遷徙之後終於定居於現今玉里鎮觀音山旁山腳下。從一開始進入了高寮部落，看見映入眼簾的盡是一片又一片的金黃稻田，走在路上，樓房整齊座落在街道上，也有的錯落在田野間。向人問路寒暄問暖或向商家買點東西，不論是閩南語、客語或是阿美族語都能時時見到，而且他們表達了一樣的熱誠與善意。入夜後，四周一片寂靜，只有一群群在一起喝酒聊天的阿美族人，他們的笑語聲會打破沉靜的夜。這就是自小至今的印象，走在高寮部落就是常常不時的傳出聚會時的歌聲，似乎走到哪裡都會有人吟唱著歌，儘管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因此對我的記憶來說，似乎確切地認為幾乎每個阿美族部落都如此。後來，才知道我的兒時記憶也只有停留在不絕的歌聲而已，高寮部落卻不像其他的阿美族部落一樣具有可作為標誌傳統阿美族的儀式祭典 **ilisin**（豐年祭）。在教堂聳立十字架的高寮部落，是一個祭典停辦已近三十年部落，往往會因教派的分立而形同陌路。有時常聽剛來到這裡的人們說，如果不是聽說過這裡曾經是全部阿美族人的居住地，如果不是在路上聽到有人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的歡樂聲，幾乎就要認為這裡只是一個農村。因著遠遠的赤科山上開滿遠近馳名的金針花，所以高寮部落幾乎常被視為一個“非阿美族的”、“農業的”同質性很高、甚至是目前具有觀光景點的地方。

然而，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參與各種活動後，才會發現高寮的阿美族人會自然地成爲一種集體概念，而且在當地人的認知中，這是一個分類範疇，有些人就是屬於這個範疇，並帶著這樣的身分與認同在當地與其他族群共享社會生活。面對漢人族群在人數比例、政治地位、土地擁有面積等等方面都在歷史進程中，從弱勢進展到強勢，這一群阿美族人始終頑固相信的自成一體，很開放的與其他族群互動、競爭，卻也很堅持的認爲自己是阿美族。這樣的特質從何顯現呢？如前述在日常閒暇的聚會裡，會看見有某一群人會特別聚集在一起、藉著唱歌的方式來凝聚共識，我們第一個想像就會是，是否高寮的阿美族人也正如書本中介紹阿美族群的特色爲，「阿美族是一群能歌善舞的族群」或是「是最大的族群，以擁有大量的歌謠爲其特色」這樣的說法，就可以顯示出這群人正如筆者自小所認知的景況一樣，是一群非常喜歡唱歌、擁有著豐富音樂資產的一群人。因此很自然的，心中就出現這樣的想法與疑問：究竟誰是高寮的阿美族人？他們對「音樂」的想像爲何？然而其內在對「音樂」的認知與特性如何？而這些音樂對族人來說又分別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類似的想法成爲筆者研究的起點。

再者，高寮部落在幾年前隨著部落領袖 **asing • afo**（林清吉）的去世，捐出了他私人的用地，並交代部落族人要在那塊地上蓋祭典會場恢復屬於部落的祭典爲一個重要的開始，再經由部落的耆老協商過後，終於漸進聯合部落各教派恢復了高寮 **ilisin**（豐年祭）祭典。而這幾年來的祭典活動內容與方式，就在老人家僅存的印像中一次又一次地反覆練習下所得，這些年來，只要遠到回來的族人紛紛聚齊後，儀式由頭目召集七十幾歲的老人家之後開始共同回憶近三十年沒唱的祭典的歌謠，一首一首的唱...一首一首用歌謠來拼貼他們對部落的記憶..。筆者同時也認爲，是否這樣透過族人內部的共同參與以及這個將音樂成爲具體復振依據的過程，也闡明了音樂與族群之間認同的關係？依循這樣的脈絡也正是研究的一項重要思考。

欲想探究族群的認同，筆者藉由本文研究從當地阿美族人如何不斷透過傳唱的行動來肯定並宣稱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或社會體系，並且去論證這個過程是族人成員所共享的。而這個行動包括積極地重新恢復傳統上的部落祭典；以及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透過生活中的各項聚會模式來進行；如此，人們才能在

生活當中的各項活動系統內擁有一體感與歸屬感，並宣稱自己與別的部落或族群所擁有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筆者不斷在論文中論述的問題是，這群阿美族人從聚會活動中，如何地建構或重組過去的歷史，形塑集體記憶，同時在遺忘一些舊記憶之後也建立出新的記憶共同體。而這種「集體歷史記憶」(*collective memory*)與「結構性的健忘」(*structural amnesia*)的過程反映了族群的變遷狀態(王明珂, 1993, 1994)。循著這個概念，當研究高寮阿美族人共同創造歷史成了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時，應付現實環境的變遷時，集體的創造或溯源共同記憶，經常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過程。因此，本文是由歷史動力過程的鉅視觀點為論述的框架，討論時空在環境的遞嬗中，「音樂」活動如何在 **takoliyaw'ay a pangcah** (高寮的阿美族人) 歷經政權、宗教、環境的強勢與長期主導之下，仍持續扮演著記憶的核心與族群認同的一種標誌，並且族人也不斷能透過歌謠傳唱的方式來進行歷史的建構、維持其族群辨識範圍與邊界，其過程不斷影響內部整合與族群意識的凝聚。

原住民族的音樂，是個人生命的闡述；更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集體經驗之交集；更是族群發展過程中所留下的歷史縮影(林清財 1995: 1)。因此，從歌謠音樂中時常透露出族群的生活思想、倫理規範；交織著歷史事件的經緯和再詮釋，及讚頌族群的英雄、記憶相同的信仰體系。並在內在衍發與外在適應的過程中，確立出我群與他群之間的關係找到識別的範圍，並從中找到認同的基礎。同時，高寮阿美族人對於生活的認知、社會的理解也會不斷的在音樂的傳唱中被體現，這些音樂的耳濡目染，無論族群人服膺的是何種理念與態度，實際上對於內部有著極大的影響，有些是即時的，有些是潛在的。而探討這樣的發展過程與變遷成為論文主述的一個重點。

這是一個從音樂看見歷史；也是一個從音樂建構歷史的研究。從音樂的傳唱、記載與行動記述了高寮的部落歷史、生活變遷、祭典的復振；進而看見自我認同及族群界線的討論。「作為認同建構的有效語言，音樂在此可視為一種過程。透過研究的各種現象例子，我們將觀察音樂如何積極地參與各種不同層次認同(如：性別的、民族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之建構。音樂與權力之間相關性的問題，經常與認同問題緊密地結合。這仍是相當吸引著我且相當有價值的一種面向與發展，啟發了我許多的反省與思考；將音樂看作一種社會活動的現象，甚至是一種手段與工具；藉由對音樂活動的考察，瞭解阿美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達成不同層次的認同。

第二節 相關文獻探討

本節主要的工作為是進入正式探討前，先回顧相關的文獻與理論以作為論述的比較與根基。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略述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相關研究概況----也就是目前我們的社會裡對於原住民族音樂的概念以及研究成果作一歸納與整理。第二部分將概述阿美族研究回顧，特別是在介紹這一個族群的社會文化梗概之餘，也將提及本論文所關切的議題，例如對社群的建構、歷史觀、社會記憶等方向的探討，除此之外，也將本論文所關注的認同相關理論與研究取向，作為對話與詮釋的角度。

原住民族音樂相關研究概況

在民歌採集運動進行時，史惟亮的一篇〈阿美族民歌研究〉(1967)，算是較具有研究性的文章，他排除歌詞，簡單的分析歌謠中音樂的唱法、節奏與調式，並且開始用西洋音樂的概念來比喻解釋。1973年黑澤隆朝發行了他在研究原住民音樂方面的論著《台灣高砂族的音樂》，面的內容是他於1943年在台灣作了五個月的田野所得到的成果，書中分述八族的分佈、生活習俗、舞蹈、樂器、音樂特質等做了概括性的介紹，並有近200首的採譜。明立國則對黑澤隆朝的研究方法與呈現出來的品質作了批判，在五個月內訪問153個村，錄了將近千首歌謠，而黑澤隆朝在山區的五個月，幾乎沒有重要的祭典，因而他的研究缺漏了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這本巨著做為一重要資料文獻似乎更甚於做為學術研究之成果。1979年呂炳川的〈談祈禱小米豐收歌〉，則提到了布農族音樂由自然學習而來的可能性，並從音樂上來看布農族人的生活與人際關係；所用的研究角度以突破了之前只以音樂本身的結構為分析對象的方法，進而從其它面的角度來分析音樂，但由於對於此種概念大部份的人都只能自由詮釋，而沒有比較固定的研究方法，在之後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部份作者都提出要從整個文化背景來看音樂，但是礙於實際上分析技巧之不足與不卻定，仍是沒有作到實質上的分析工作。

自八十年代，由於許常惠的推動，研究原住民音樂的碩士論文逐漸增多，而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調整，各種有關原住民文化藝術的研究計劃也逐漸出現。就碩士論文來看，如吳榮順(1988)、林桂枝(1995)、蘇恂恂(1983)、許哲雀(1989)、洪汶溶(1992)、林清財(1988)等數篇論文，就是在許常惠的指示下進行的，分佈於各族，而布農、阿美、雅美、排灣等族的音樂原本就較其他族受到一般人的注意，由此種排列不難看出想要在各方面皆有所研究的意圖，而事實上，台灣原住民的音樂研究，自日據時代至七十年代，多還是偏向於綜合性的概論，在此時也需要進一步進行特定地區族群音樂的深入研究探討。我們可以從這些文章的寫作方式看出，受到過去研究方法的影響仍然很大，這些研究都作了很多的田野工作，因為著重到音樂與其它環境關係，所以每篇論文的前半部，都在仔細的敘述各族群的地理、人口、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與祭儀等各項背景，然而在分析音樂時，大都能從音樂本身分別分析音組織、曲式、演唱方式與歌詞大意等部份，有部份論文會提到音樂在社會文化上的功能，這些論文我們所能肯定的。

在其他的論文方面，則有劉斌雄、胡台麗(1987、1989)、吳榮順(1993)、錢善華(1991)、(1989)、林清財(1994)等，這些論文在音樂的分析方面，仍然是只就其音樂的基本元素來分析，但我們可以看到產生了其他方面的議題，如吳榮順及林清財，從音樂上來看社會功能或聚落等，他們用來解釋社會功能與聚落的”音樂”之間的關係，在同時，亦有一些人利用文化人類學上的方法，將音樂與整個外在環境作象徵性或探源式的分析，如許常惠(1988)、明立國(1991)、胡台麗(1995)、駱維道(1988)等，許常惠這一篇是一篇概念性的短論，用到了自然起源的分析概念；而胡台麗是從賽夏族的祭典來分析「疊影」，與音樂較有關的只有歌詞的部份，但她所使用的象徵方法和意涵，是研究音樂學的人較不具有的技巧，但可應用到音樂學的分析上；明立國提到民族學 emic、etic 的概念，在分析中從象徵與符號的觀點態度出發，來討論祈禱小米豐收歌在和聲上的排列；駱維道則是從卑南族南北對立的二元組織，來分析探究卑南多聲部合唱的源流。

隨著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發展脈絡來看，運用民族學的方法來分析民族音樂，這樣的研究方法，在台灣雖屬少數，但可以預見是未來研究的趨勢，而這同時也是筆者發展論文時所著力的方向。而這樣的分析模式與前面的分析不同的是，其中所用的分析方法是為了探究某一目的而採用的，非像其他的音樂分析只為做分

析而分析。而這些分析的技巧概念，多是借用民族學、人類學的方法，這也是音樂學者較缺乏的技巧。利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研究分析音樂，是目前音樂學的趨勢，藉此不僅可以拓寬音樂學研究的範圍，也可以為音樂分析尋求更有意涵的解釋。

另一方面，在幾十年來，陸續有一些原住民親自加入了音樂研究的行列，如林信來（calaw）、吳明義（namoh）、林桂枝（巴奈•母路）、黃貴潮（lifuk）、浦忠勇等人，從他們的論文中可以發現其身為原住民對研究調查所帶來的觀點，他們本身對族裏的狀況就較他人了解，而與族人的對話、訪談可以進入文化的思維，因此他們在敘述原住民族的生活、風俗信仰、甚至祭典上的各種小細節與意義，都能有較完整而正確的資料，本族人研究本族人之文化也為研究民族音樂注入更多族內的觀點。在蒐集文獻時，雖無針對研究對象高寮部落音樂作直接的討論與研究，但民族音樂學者林信來、吳明義高寮本部落人，其相關音樂著作部分也著實的紀錄並描述高寮部落音樂的發展與歌謠特色，作為本文重要的分析來源。